

金燕玲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金燕玲下個月月中面臨巨大挑戰，她將參演音樂劇《半生緣》，但並非以演員身份出現，而是以歌手姿態出現，共要演唱八首英文歌，為此金燕玲差點要辭演，雖然當年曾出過一張唱片，曾走埠兩、三年，但多年來一直以拍戲為主，久沒唱戲，如何應付巨大的演出壓力。此外，她更要暫時放棄她至愛的交際舞。

「當此劇的音樂總監于逸堯告訴我我要唱英文歌時，我差點昏了，問他們有沒有搞錯，曾害怕得一度想辭演，他們卻對我信心十足，我也很想挑戰自己，便答應下來，馬上我便跟老師學唱歌，天天練，不敢怠慢。」

她特地給我聽她主唱的《半生緣》主題曲，馬上明白于逸堯為何指定由金燕玲負責演唱部分，因為她的歌聲能帶觀眾入戲，不光是唱，是用感情來唱。她卻謙說：「我的噩夢開始了。」

為了這九場演出，金燕玲開始戒咖啡、戒凍飲和戒酒，問她：「你的好友蘇絲黃是食評家，又會煮，她可有煲補氣湯水給你做好準備？」

「也有，她還搞笑地說，由她來代我演，我沒她好氣。」金燕玲的另一箇中密友關之琳則答應定會去捧場。

至於她的女兒 Emma 已經長得亭亭玉立：「她已出來工作了，本來她會來看，但因英國有公司聘請她，她要趕回去上班，沒機會看。」

金燕玲近年愛上跳交際舞，天天要跟老師練舞，每天最少兩個小時：「我很喜歡跳舞，這是我唯一的興趣，我可以不買珠寶和時裝，把所有錢用來學舞。」如果金燕玲跟世界級老師學舞，每小時學費二千五百港元，跟普通資格的老師也需七百港元一個小時，單是學費每月支出不菲。

「我是個事事認真，追求完美的人，愈學跳舞愈覺得自己不足，愈要學，為了《半生緣》我跟老師學唱歌，也唱出來，做完舞台劇，我會繼續學。」金燕玲說。

為了籌備舞台劇，她要暫別交際舞，十分大犧牲，我提議劇團應加一場交際舞給金燕玲表演身手，我欣賞過她的舞藝，十分了得，觀眾必拍爛手掌。

地獄遊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我們死後到底會下甚麼樣的地獄？

抵受不住城中新書店開幕的誘惑，向來怕熱鬧的我懷著抗拒還迎的心情在書店試業的那晚去探險。雖然店內確實人頭湧湧，但寬敞的空間設計令人不覺擁擠，店內中確有很多在一般書店未見得的書籍，原本只打算逛逛的我，最後卻捧著過千元的收穫回家。

翻開剛買下的書籍，有趣地發現當中兩本也與地獄有關：一本是關於一位父親如何犧牲自己，勇闖地獄拯救慘死的兒子的小說。小說的開首，是講述長大後的兒子如何替自己及父親復仇的結局，情節張力十足，但卻暗示了全書冤冤相報的悲慘結局，大概是兒子成功復仇，但懷著怨恨的生命與身處地獄又有何分別？所以佛家說世界到處都是淨土，到處也是地獄，分別只在於我們是一念放下，還是一念執著！

第二本關於地獄的書，則是介紹不同民族的死後世界的資料性書籍，它首先簡述將不同的地獄分成了「靈魂」、「樂觀」、「倫理標準」及「靈魂養成」五大類，佛道所指人死後會按罪行而下不同地獄受苦的死後觀，便是所謂「倫理標準」的地獄，另外所謂「靈魂養成」者，則是柏拉圖建構的死後地獄：人的靈魂雖然不滅，但卻要透過知識才能變得完整，才能得到解放。

為何每個民族也各有自己的死後世界觀呢？從感性角度去解答，這因為我們全都恐懼死亡，也為親朋學友的逝世而悲傷，所以相信人死後仍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，能令人感到安慰。不過，我個人傾向相信沒有地獄，因為正如《周易》所指，生命不過是在不停「消」與「息」，然後又再重新開始，所以《周易》的最後一卦是「未濟」：一切也未有答案！

造園大家計成

琴台聚火 彥

近接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朱鈞珍女士惠贈《中國近代園林史》，煌煌巨著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朱教授在寫到《中國文人園林》一節時寫道：「在動亂的魏晉六朝，私園發展到了以前從未有過的高度，從而奠定了中國私園類型的基礎。而中國的私園往往又是和文人、富商聯繫在一起的，富商有錢常常附庸風雅一番，於是所謂文人園林就成了中國私園的主流。」

以上這段話，很有見地。但是私園除了與文人、富商聯繫在一起外，還與官員連結在一起，後者也是普遍現象。

退思園和園主任蘭生也是一例。

朱鈞珍是香港學界熟悉的名字，她曾任《香港園林》的主編，著述等身。

提起中國的園林家，我首先想起的是同里的計成。

計成是明代著名造園大家，他的名字，早已遐邇海內外，反而在現代中國，差點被埋沒。

計成畢生心血結晶的《園冶》，影響深遠。這本書作攬括了中國古代園林藝術的精華，成為明代以後江南園林藝術不可或缺的參照，以致中國的古典名著筆下的園林，都是以《園冶》為根據。

《園冶》特別提到：其一，「擬山一篇，為此書結晶。內中如園山、廳山、樓山、書房山、內室山諸條確為南中小品。不但為北地所稀，即揚州亦不多見。」其二，「惟明人傳奇繪像，如《西廂記》、《荊釵記》等，不下百種，而《金瓶梅》尤為巨製，其中所繪園林背景、窗欄、裝折及陳設，製作精確，具有典型。試取《園

冶》圖樣，一為印鑑，來歷分明。」

明代的《西廂記》、《荊釵記》、《金瓶梅》關於園林的描寫文字，固然參考了《園冶》，爾後的《紅樓夢》等也不例外。

計成的《園冶》對造園的方方面面都兼顧到了。全書計分三卷，卷一與造園論，一是相地，二是立基，三是屋宇，四是裝折，五是一欄杆，六是一是門窗，二是牆垣，三是鋪地，四是掘山，五是選石，六三是借景。

這本書因由阮大鍼作序，因政治原因，曾被封殺，差點失傳。

阮大鍼是明末政治人物、著名戲曲作家。以進士居官後，先依東林黨，後依魏忠賢閹黨，崇禎朝終以附逆罪罷官為民。計成請其寫序，當然被目為附逆了。

還幸《園冶》後流出海外，在日本、歐洲流行，被譯成英、日文，現有中文版是由有心人從外國版本再轉譯的。

日本造園名家多摩博士曾稱許《園冶》是「世界最古之造園書籍」。

我想，計成至死也不知道他的著作以後會在國外風行起來，他是遺憾而終的。

計成童年時，在同里會川橋邊生活過，舊有故居五進三十五間，後一直由其後裔計重蘭等居住，歷百年風雨，終因年久失修而傾圮。一九九一年，園林學家陳從周同里考察，曾提議建造「計亭」，以示永久紀念。計成故居沒有被完全修復，牆壁及內裡建築都老化、風化了，倒是紀念他的計亭，卻建在靜思亭內。雖是普通的亭子，也好教後人對這位早年被政治扼殺的園林大師去靜思追念一番了！

計成故里就是在同里鎮魚行街一八六號。從退思園想到計成，想到生於斯，卒於斯（葬於離同里不遠的松陵鎮），一代宗師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
《同里的歸隱》之五

開往未來幸福的老火車 (下)

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過來了。

雲南人，他們用家鄉話和普通話交替著大聲喊，因為要穿透厚厚的玻璃：「請給我們開開車窗，我們已經等了兩天了。請給我們開開車窗，讓我們上一下車。」

不知道他們怎麼這麼笨，已經等了兩天，還沒有擠上火車。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對情侶，這種時候分辨不出來。放假時候同鄉們搭伴回家，任何學校都是這樣的。女孩子哭著，手上還拖著行李。女同學總喜歡帶很多的行李。行李在泥污很厚的地上刮出寬寬的痕跡，很髒。女孩子蓬頭垢面，臉是灰色的，然而油光浮現。男孩子一隻手提著行李，另一隻手握住她，一邊走著一邊對著車窗裡的學生喊，聲音裡幾乎不含希望。他用雲南話，是想要找到會同情他們的老鄉，或者學生。

女孩子淚流滿臉。

我忍不住了，我對胡柯說：「給他們開開車窗吧。」

胡柯不准。除了他們兩個，還有很多的民工。

我眼淚汪汪的，我看看胡柯，我說：「那個女生好可憐。」——這是貴陽話，那個女生好可憐！

胡柯說：「你開了車窗，就沒有人可憐你了。」這是貴陽人的、也或許是當時所有人的思維方式，我聽得懂。

我忍住了。

過一會兒，他們又走回來。我忍不住了。胡柯別開頭，不看我。我這隻蝗蟲的眼淚流出來了。我曾經在鄭州車站等過兩天火車，我知道那種絕望。

沒有開車窗，沒有讓他們爬進來。

胡柯不看我。

又一次，也是春運的時候，是和另一個老鄉一起。我們的位置靠近車廂連接處。我們後排的人不知怎麼沒有守好車窗。有時候根本不可能守住車窗。民工有力扛干鈞之力，用他們隨身攜帶的粗扁擔，撬開車窗，然後行李進來，然後十幾個人進來。他們很團結。後排不要說位子，就是站的地方也沒有了。我們還好，只是擁擠了一些。

突然一個四川人站到我面前，他臉色蒼白，冷汗淋漓，雙眼緊閉著，沿著我坐位的側身背就滑了下去。我嘴裡說著：「我暈倒了，我要暈倒了，誰有水，給我水。」我遞給他我的汽水，一大瓶，幾乎沒有喝過，不敢喝，擔心吃過多需要上廁所。

他打開咕咕咕喝去一大半，然後遞給我。我沒有接。我說不要了，你留著吧。他看上去很不清潔，不過很和氣，很老實。他對我說了謝謝，把汽水遞給他身後的女人。我才看見他老婆抱著孩子坐在一大捆行李上。行李很軟和，他把他的家人照顧得很好。我和老鄉相視一笑——我們那時候經常這樣，這種笑很複雜，含著鄙夷。他的孩子一直哭，空氣很悶，也很熱。孩子的衣服都脫光了，妻子不停地給他扇風，還倒了些汽水擦擦他的身體。汽水是含糖的，擦洗身體並不舒服，我當時這麼想，可是可以給他降溫，也不錯了。

男人坐在地上打盹。不知道坐過了多少站，他突然驚醒了，猛地站起來，說要下車。我很奇怪：我說你不是四川人嗎？怎麼要下車？他不理我。剛才的那點友好完全沒有了。他說車門那裡

下不去，他要開車窗下去。人們一聽他要開車窗，馬上就大吼大叫著反對。車窗一打開就會有「蝗蟲」鑽進來，人們不會讓他靠近車窗。他從地上拾起他的粗扁擔——這好像是突然變化出來的金剛棒，我一直沒有發現。他說不讓的話，他就撻。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變成了另一個人，兇猛，野蠻，惡氣，似乎不可阻擋。可這種時候有文明人嗎？他沒有得逞。他還是從剛才鑽進來的兩扇車窗跳下去了。

他的老婆，他的兒子，他的行李，最後是他，消失在深夜的不知哪一個站台上。

車廂只是稍微鬆了一些，下去了很多人，也上來了很多人。

甲之熊掌 乙之砒霜

又吵了起來。一個軍人伸開兩臂，不讓人群移向車廂連接處。很多人在罵他。他說那裡很危險，擠了太多的人。會有什麼危險？從來沒有看到過什麼危險，車廂連接處總是站著很多人，有人這麼說。他不回答了。他穿著軍裝，身體魁梧，要繞過他的手臂需要很大的力氣。他緊緊抓著座位兩邊的靠背，任隨身體被推來搡去，任隨搖晃著。他的身體像是一面富有韌性和彈性的牆。可他臉色蒼紫，滾下很多的汗。偶爾還有人過來，他只說有危險，不讓過。不知他這麼做是出於頑腐，還是出於對實情的洞察，也許他真的為我們擋住了危險。那一刻，我很想為他擦汗，或者給他喝一口水，但是我做不到。

然後我想上衛生間。按照常規，衛生間同樣會塞滿了人。但是我看到有人在使用。我走過去，才發現衛生間很髒，我幾乎要嘔吐出來。我馬上

退出來。有人拉住我，說我使用了衛生間不沖洗。我對著那個大約45歲左右、身體結實粗壯的乘務員說，這麼髒，我根本沒有用。她說，我親眼看見的，都是你拉的。我心頭一陣噁心。這是我聽到的最粗野的話。我無法解釋。我想叫我的老鄉。但他是男同學，感覺很難為情。而且，可能會吵起來，甚至會打起來。是的，我的老鄉會的。我對這個看著十分野蠻的女人說，打掃衛生是你們乘務員自己的事情。她說，你拉的，就是你打掃。她揪著我的衣袖，不讓我走。我說不出話來。那時候太小，太膽怯。「拉」，這個字，聽起來很刺耳、很噁心，使我無法和她爭辯。我閉上眼睛，說，怎麼打掃，沒有水。她說，你用掃把掃。

我回到座位上，忍不住哭起來。老鄉問：你哭什麼？我搖頭。老鄉還是問。我就說乘務員讓我打掃廁所。他問你打掃了？我點頭。他生氣地站起來。我拉住他，哭著說：算了，都已經打掃了。

很多人移進廁所，被我的打掃過的廁所。

我忍著，不想讓男同學看見我的眼淚，可是它們摸索地往下落。

他握著我的手，那時候，沒有女朋友。



靜靜的站台，深深的思念。網上圖片

我的朋友以及村上春樹，不知他們在床上哼歌時，會不會也做出那個笑話中的翻面動作？

「病況」堪憂。《天外來聲》後，來自對不對空屋存音疑神疑鬼而崩潰下來。《罪的家徽》更加明顯，被認為是精英分子的村上原來是戀母狂，而身為老師的今里則是電車癡漢。而在《多餘的拍案》中，岩淵夫妻甚至冒認抵禦，原來不過是為了保護盜賊反映的兒子女人。作者對團地的負面刻劃，恰好可曲線反映出日本對社會約制的種種不滿。由團地多位於偏遠市郊致令上下班交通時間大增，乃至屋賃與工作壓力的加速等等，於是團地不得不背負上無辜的污名存在下去。

可以翻面的唱片

有個笑話說，一個人在床上不停地唱歌，有時會趴在床沿，有時會騎在床沿，對天花板而唱，父親覺得奇怪，但問為何時而這樣時而那樣，得到的回答是，騎着唱時，唱的是唱片正面的歌，唱片反過來後，便騎着唱了。

這樣要翻面的唱片，是以前黑膠唱片的時代才有的事。如今要聽歌，要不就面對電腦，要不就戴着耳機，就算聽CD，也不需翻面了。所以，自從有了CD之後，那時才長大的歌迷，可能不理解這個笑話的含意，因為什麼翻面，那一代是不知道的。

我有一個朋友，就特別迷戀可以翻面的黑膠唱片。記得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他，問他去哪裡，他說去我舊時的舊唱片店。內人因為時常逛賣舊貨的店舖，便對他說，那些店裡都有不少這類唱片，他聽後興奮極了，立即要了地址說去尋寶了。之後，內人多次在舊貨店看到他低頭找尋。似乎他一空，就做着尋找翻面唱片的事。

時代改變了，要聽可以翻面的黑膠唱片，必須要有舊時的設備，而這樣的設備，不但難尋，而且價格不菲。所以，多數人都在搬家時把黑膠唱片廉價出售，而改用人口中認為更方便的CD了。

不過，原來世上也有例外的人，像我那朋友，就鍾情翻面。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樹，就說過雖然很多人把黑膠賣掉改買CD，但他到如今還是常常把CD賣掉而買黑膠翻面的唱片。他認為唱片必須要能翻面才有聽音樂的樂趣，他也曾呼籲出CD時，要能翻面，但卻沒有人理會。

我的朋友以及村上春樹，不知他們在床上哼歌時，會不會也做出那個笑話中的翻面動作？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如果說柯野夏生針對團地的局部特性來加以刻劃，那麼流行小說天王赤川次郎就可謂把團地的負面形象盡情匯集，然後於《住宅區事件簿》(3)來一次大清算。是的，就團地中的互相監視風氣，差不多貫徹於全書的所有篇章內，而其具方法化以「自言可畏」的謊言傷人於無形的方法展示，自然就以《禁止私語》最為明晰，馬場先生及太太一家人正因為不擅辭令及交際，於是前者被描寫為毒殺兔子的變態狂，而母親也是會推他人小孩下坑報復的惡毒婦，一家人最終也只能搬遷到別處。

至於如柯野夏生於《OUT》主婦殺人事件》提及的主婦兼職背景，赤川次郎在《副業》中也有異曲同工的發揮，雖然這一次不致成為集體肢解屍體的恐怖劇場，但本來生活無愛的綾子因為丈夫被職工「選邊族」點點陷入桃色陷阱，全因女兒留守家中險釀成煤氣中毒才得以懸崖勒馬。不過「團地妻」的色慾陷阱，最終也在《收音人不停的信》中處理，小說提及團地內有「主婦淫淫集團」的存在，亦因為有一次被早退的丈夫回家撞破醜事，結果險些釀成殺妻的命案，於是令到團地內的夫妻泛泛起一股互相猜疑的風氣，而彼此甚至熱衷於捕風捉影去進行獵巫行動，結果自然又攪得一番勢成鬧劇。

我覺得有趣的事，在流行文本中的團地，似乎應倒性地向好事扯不上關係。即使撇開以上的團地定見元素不談，在《住宅區事件簿》的其他短篇中，我們不難發現赤川次郎的明顯不過——就是不折不扣，在團地中生活的人均「病況」堪憂。《天外來聲》後，來自對不對空屋存音疑神疑鬼而崩潰下來。《罪的家徽》更加明顯，被認為是精英分子的村上原來是戀母狂，而身為老師的今里則是電車癡漢。而在《多餘的拍案》中，岩淵夫妻甚至冒認抵禦，原來不過是為了保護盜賊反映的兒子女人。作者對團地的負面刻劃，恰好可曲線反映出日本對社會約制的種種不滿。由團地多位於偏遠市郊致令上下班交通時間大增，乃至屋賃與工作壓力的加速等等，於是團地不得不背負上無辜的污名存在下去。

普通話通天下

周前香港電台電視部由唐敬明監製，製作了一輯五集粵籍華人「一百六十年前移民美國西岸參加建設貫通美國東西岸之「太平洋鐵路」的血淚經歷，他們離鄉萬里節衣縮食寄回零星「美金」——萬元，便是百年來都被稱「金山客」的史實。當年美國華僑多是同鄉族群，一戶帶數人地相連「過埠」，所以在美國的華僑多數說台山話，及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做東西運轉之商船貨輪船員多為珠三角客家人子弟，陸續到美國「跳船」上岸，美國東岸唐人說客家話的漸多。是以初期美國華僑組織之「堂口」以「安良堂」和「協勝堂」為主，統一語言是台山話，五十年代後多了一個「崇正會」及「東安會所」以客家話為鄉里流通語。及到了八十年代後至今時今日，中國北方移民到美居留的漸多，紐約、洛杉磯、多倫多、溫哥華等地都滿街是普通話「國語」。

同樣地城語言最強的香港、澳門近年也隨街是「煲冬瓜」說普通話的人，早年民國後以至中共立國都強調「普通話」為中國統一語言。中國人赴外移居謀生，「族以群居」之地域性半世紀前仍是地方鄉羣，分流發展。如華人眾多之東南亞星、馬、泰、印尼以廣東省潮州人、客家人為多，聚居越南(舊稱安南)及東埔(舊稱高棉)則頗多是番禺、順德之「廣府人」，因此這些地區早粵劇十分發達，有些粵劇老信專門在南洋星、馬、泰、越南等地演出，不必回粵則原聲原韻廣東表演已經能賺到衣食住行，這些就被稱為「下四府老信」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香港無線電視征服東南亞，連帶電視劇和粵語流行曲也「橫掃」亞洲。馬來西亞檳城馬(婆羅洲山打根地區)和西馬(吉隆坡檳城地區)漸變成粵語流通區，儼然是廣東外兩省了。

當然這些地區如今一樣成為了普通話地帶，由此看來今時今日才真是「普通話通天下」哩。